

/09



周信芳全集

剧本卷九

上海文化出版社



/09

周信芳全集

剧本卷九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信芳全集. 剧本卷. 9 / 黎中城, 单跃进主编.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35-0339-4

I. ①周… II. ①黎… ②单… III. ①周信芳 (1895~1975) —文集
②京剧—剧本—作品集—中国 IV. ① J821-53 ② I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2361 号

出版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黄慧鸣 毛小曼
封面设计 胡 斌
版式设计 汤 靖
责任监制 陈 平

书 名 周信芳全集 剧本卷九
作 者 黎中城 单跃进 主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网 址 www.cshwh.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凯基印刷 (上海)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一版 201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339-4/J.105
定 价 90.00 元

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电 话 021-51870080

《周信芳全集》顾问及编辑人员

顾 问 刘厚生 郭汉城（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科 马博敏 孙重亮 汪 培

沈鸿鑫 张丙昆 张鑫海 尚长荣

周少麟 龚和德 萧润增 黄菊盛

主 编 黎中城 单跃进

副主编 蔡世成 周有成

编 辑 贾瑞红 赵微娜 沈 磊 陈慧君

冯 钢 金国贤 周忠庆 周贝来

剧本分卷 主 编 陈慧君

副主编 赵微娜

出版策划 王 刚

出版统筹 黄慧鸣 毛小曼 何智明 王爱珣 陈 平

审 读 李国强 林 斌 王 刚 胡晓耕 何智明

责任编辑 黄慧鸣 毛小曼

编者的话

这是一份不可丢失和湮没的文化遗产。

这是一项不容忽视或拖延的历史任务。

随着岁月的流逝，像周信芳先生那样曾为我们民族的文明发展作过杰出贡献的大师，不可避免地会渐行渐远而淡出人们的视野。于是，将他们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搜集拢来，传承下去，以期发扬光大，晓喻后代，便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信芳，海派文化的一代宗师。由于他和梅兰芳等一批艺术精英的涌现，20 世纪的中国京剧跨入了“京海融汇”、“众星璀璨”的鼎盛时期。作为国粹艺术的一座丰碑，他曾以创立麒派艺术的瞩目成就和推动中国戏曲近代化进程的卓著功勋，得到世人的尊崇。周信芳艺术研究会和上海京剧院决心承担起历史交付的使命，组成编辑团队，与上海文化出版社联手编纂出版《周信芳全集》，目的正在于将博大精深的周信芳演剧思想和艺术成果汇总成集，传诸后世。从筹资立项

到搜集资料、出版发行，迄今已逾十年，工程之大，难度之高，超乎想象。

《周信芳全集》篇幅宏大，资料翔实，所载内容跨越半个多世纪，涉及剧本、文论、曲谱、佚文以及影像、演剧广告等诸多方面，计划以图书和音像两种形态分别予以全面呈现。

其中，剧本部分，汇集了上海京剧院所藏周信芳先生编写和演出的剧本，这些包括手抄、油印、影印、铅印诸本甚或单篇、残本在内的资料，不仅版本殊异，格式布局不一，唱腔板式时有时无，笔误和手植错讹亦为数不少。我们遵循尽量保持历史资料原貌的原则，比照多种版本，进行适当的勘误、校正，不妄加增删，以利后人了解和研究。文论部分，除已结集出版的文章之外，还特别增入了散见于各类报纸杂志的作品，并于文末标明出处，以利查询。曲谱部分，所收录的40部戏的唱腔曲谱，除个别唱段参照上海京剧院档案资料整理成谱外，大都根据大师生前录音听写记谱而成，每遇同一唱段而唱腔有所不同者，辄选取其最具代表性者。《全集》所辑佚文部分，系十年编纂工作中意外获得的珍贵资料总汇。这些从未面世的文字涉及大师艺术人生的各个领域。此部分尚不完整，但相信随着编辑整理工作的持续进行，新材料必将不断涌现，我们亦将在现有基础上适时给予增补出版。

为了方便研究者清晰了解周信芳先生一生的事业发展轨迹和丰硕艺术成果，《全集》还特别增设了影像部分和演剧广告部分。其中，影像部分荟集了周信芳先生各个时期的剧照、生活照、工作照。演剧广告部分则收录了大师演出的报刊广告，既摘其要义编制表格供人研究，又全数作了图像扫描，录入数据光盘，以备查考。

为全面展示一代宗师周信芳先生的演剧艺术，《周信芳全集》的音像部分，

汇聚了大师所拍京剧电影、纪录影片片断以及唱片公司、广播电台收藏的唱片、录音和实况转播资料等，并将以电子音像的方式另行出版。

《周信芳全集》編集之初，原拟取名《周信芳艺术大全》。由于大师的艺术实践与工作生活密不可分，他本人既是名角亦擅管理，集编剧、导演、作曲、评论于一身，且社会活动丰富，生活内容充实，人生道途曲折，学养深厚，情趣多样，单以“艺术”二字概括，唯恐以偏概全。斟酌再三，最终定名为《周信芳全集》，或可表达一层意思：对于大师的研究，只有立体、全面、深入地解读，方能真正认识其非同凡响的才华与独特辉煌的成就。至于许多目前仍然散落于民间的资料，我们将在各方的帮助配合下，不懈努力，不断发掘，以臻完善，名更符实。

《周信芳全集》的问世，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全面支持，也得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在项目立项和资金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此，我们谨向曾经给予此项工作大力支持的政府领导部门，提供丰富资料的单位和个人，周信芳先生的亲属，以及所有为编纂出版《周信芳全集》付出艰辛劳动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014年12月

[连台本]

天雨花 / 1

天 雨 花

〔提要〕

二十四本京剧连台本戏《天雨花》，取材于清代女作家陶贞怀的同名弹词作品。

该剧以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朝廷内部斗争为背景，表现了富有正义感的官僚左维明及其女儿左仪贞等人，与权相方从哲、皇戚郑国泰及阉宦魏忠贤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全剧开首就以左维明之父的殉国，显示了明代末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继而通过左维明从少年直至中年时期一系列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侠义行为，以及左、桓、王、赵、杜五家为代表的开明地主、东林党人，与谋夺帝位的奸党佞臣的生死较量，艺术地再现了充满矛盾和危机的明末社会局面，揭露了封建社会地主豪绅、权臣宦官腐朽集团恃强凌弱、压榨民众、欺凌妇孺的种种恶行。剧中有大量描写家庭情事的篇幅，颇含生活情趣，有较大的可看性。由于原作脱胎于明代遗民之作，难免带有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诋毁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历史局限性。

周信芳编撰并主演的二十四本《天雨花》，自1926年至1938年先后演出于上海更新舞台、丹桂第一台、黄金大戏院、卡尔登剧院以及汉口等地。惜因年代久远，剧本部分散佚，现存残本三十余万字，加上部分说明与注释，尚可得窥全豹，亦为不幸中之大幸也。

头、二本(单篇)

民国二十四年三月九日(乙亥二月初五日)重演于汉埠

灵 堂

(上,唱接半句)……魂飞飘荡。(介)/(唱)南征北剿东征西挡一世英名付与汪洋。/(同唱二黄原板)……泪洒胸膛。/(唱)提起了父丧事泪流脸上,听孩儿一桩桩一件件细说端详。(反二黄)恨暗达他不该兴兵反抗,恨吴忠兵败被擒临阵招亲丧尽天良。我的父主和议休兵养将,郑国太主交战父到疆场。中吴忠诱兵计难以回往,我的父一命身亡。王守经议和议仍如前样,因此上我父柩才得转回乡。/(唱)有道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常挂在心肠。/(唱)一来是为父报仇,二来是为祖增光。/(唱)自古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唱)但愿得老娘亲福寿绵长。(同下)

说 亲

(上,白)书斋报到杏花开。参见母亲。/(白)唤孩儿出来,有何吩咐?/(白)还早。/(白)不知哪一家?/(白)说孙尤两家丑事。(唱)尤家之事成话柄,若是娶她败家声。/(白)我是读书人,岂可轻口败坏人家的名节?(唱)若要孩儿婚姻定,不能草草乱报成。我要世上真佳辈,许配孩儿事必成。/(白)有才子必有佳人。孩儿立志不肯混配,是难如愿。/(白)纵然娶了媳妇,终要上下和睦,母亲有人孝顺方好。若是要了不贤之妇,连累母亲生气,还是没有的好。圣人云:昔有美玉如斯,蕴柜而藏诸,求善价而沽之。想这样送上门来的,没有好货。/(白)儿读书去了。/(白)是。(唱)母亲爱儿儿遵命,留春园中去游春。(下)

花 园

(上,唱)园中八节长春景,信步来在晚香亭。/(白)今日为何园中游人甚少?/(白)园门未开,故此进来的。用你不着,去吧。/(白)闻得桓家小姐是个才女,不知她容貌如何?少时待我偷看偷看。/(白)宝眷在此,待我回避。(同下)/(又上,唱)留春园中牡丹盛,(相见,介,下)哎呀!(唱)看她芙蓉初蕊定,行步安闲态如云。叮当环佩飘兰麝,体态端正是贵人。(白)世界之上哪有这样的女子?分明是神仙下降!(介)那旁无人,到那边去坐坐。(介)这边厢比那边厢凉爽。(介)原来是一柄扇。想是桓家失去的。(看介)好哇!这牡丹画得好!(介)一丛浓艳冠群芳,更共东风送异香。倾国明姿羞粉饰,妮人舞态曳衣裳。曾闻午敕辞官禁,久说看花盛洛阳。闲倚栏杆评甲乙,红妆怎不逊姚黄?吟牡丹近作,桓

清闺并书。(介)好!看此诗句,定是丹书之妹所作。待我来题诗二首。(介)飘零桃李已成尘,金屋有余一段春。富贵还含山泽意,风流得似谢夫人。露浥轻红朵朵新,秣华占断洛阳春。却怜倾国归何处?空对名花忆太真。(介)襄阳左维明。(介)哎呀不好!自己孟浪,叫丹书看见,不成体统。笔迹分明,道我故意调戏……既然污了扇儿,只好不还。待我回去央媒说合。倘若不允,藏扇灭迹便了。(下)

定 婚

(上,唱)飘飘欲仙非虚论,看花归来日西沉。(白)参见母亲。(介)叔父。/(白)是。/(白)唯有牡丹花最盛,实实可观。/(白)桓氏好。母亲,如何?/(白)司马温公家训:嫁女若我家,娶妻毋若我家。况且桓家世代官宦,未尝门户不对。/(白)倒也见过。/(白)今天。/(白)她有才有貌。(唱)今日儿把留春进,桓家小姐看得清。才貌双全有学问,尽善尽美无处寻。/(唱)辞别老娘去读书文。(下)

头 打

(内导板)忽听樵楼打三更,(上,唱)今朝之事喜煞人。也是月老暗助定,姻缘大事天注成。(白)今日之事可喜,但是她不该随母亲出门。家法不正。(介)想必偶然之事。(介)失扇不慎,幸亏我拾得,不然定落丑名。我今天污扇亦当自责。(唱)嫁我叫你有学问,无心处来自有心。叫你有益无意损,丈夫可以做先生。/(白)你不是桂香么?你来则甚?/(白)你到底来则甚?/(白)怎么?/(白)原来如此。近前来。(打介,唱)大胆贱人敢戏我,全无廉耻到书厅。(白)贱人!你常常与我眉来眼去,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你可知一生无二色?可恨你仗老夫人势力,常常搬弄是非,欺压奴仆,我念你侍奉我母亲殷勤,故而恕你。这叫做不呆不聋难做家翁。我是一家之主,今日你竟敢公然调戏于我,可称胆大包天,目无家主,有犯家规,我岂肯饶你?如琴、若段,看戒尺过来,打这贱人!(唱)哪个与你共衾枕?今日定要打你身!/(唱)看在母亲饶你的命,活罪若免家法轻。戒尺付与二人手,打她十下快施行!/(唱)回头便把桂香叫,我的言语你要听。你若再来调戏我,定然将你赶出门。如琴、若段,叉出去!(下)

洞 房

(上,白)小姐,小生这厢有礼。吓?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与你施礼,你怎敢不睬?我有一句话说出来,你还要请教我。嘻,可惜有貌无才,可惜!想一个人为人要走得正,一步走不正,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惜!就好比一匹彩缎,有了齜齜,可惜!美玉有瑕,可惜!可惜!/(白)我说你要请教我,果然请教我。请坐,请坐。/(白)这个……(介)勿说也罢。/(白)我说出来,恐

怕你要着急。/(白)你不会着急,就该要着急。/(白)哦,不会着急?你芳名是清闰,会画牡丹,又会作诗?/(白)有把扇儿遗失在外,可是有的?/(白)怎说没有?雕古檀香木扇骨,水晶扇坠,一面牡丹,一面七言诗,可是有的?/(白)哦,着急了。我要说出在哪里,要把你气死。/(白)我包你生气。拾扇子这个人,是我们襄阳城中一个有名的轻薄浪子。自从他拾了你这把扇,他逢人去说:这个桓清闰才貌双全,故而写诗绘画赠与我。如今弄得襄阳城中,连我一辈朋友,没有一个不晓得你的大名的。咳!说到此处,气死我也!/(白)气死了!/(白)还要生气了。/(白)气然而又气回来不成?/(白)自我定亲之后,屡次去问他取讨,他执意不肯。我出三百两银子买他的,他说我这是无价之宝,一千两银子也是不卖。/(白)当初我二人如同一人一个样。后来因为他是个轻薄浪子,所以就不来往了。/(白)你自不小心失去金扇,何必来苦苦为难我?我实实没有取回的能力,我老实对你讲……我有一句话,说出来你会要哭。/(白)我说出来,你就要哭。/(白)住了!你说我是你什么人?/(白)住了!你失了金扇,败坏名节,想你这样女子,我不是你的丈夫,也不承认你是我的妻子!/(白)这是我母亲强要叫我娶你的,我是不要你的。咳,我这种丈夫讨了这种妻子,我真是可耻。/(白)哭了!/(白)哪里去?/(白)你要回去,你们亲属问你:新娘子头一夜不睡,你就回来,你拿何言答对?/(白)哦,你是在留春园失掉的?/(白)哦,就是那一天失落的。你不要哭了,你该笑了。/(白)想你偶来游玩,又是母命,虽然失去扇儿,情有可原。你又未犯七出之条,岂可叫你回去?方才我不过一时之怒,你还要急坏了。承认你是我妻子,我这厢有礼了!/(白)笑了!笑了!/(白)着哇!/(白)岂敢,请坐。(介)/(白)你哭了半天,好容易笑了。不要问了!/(白)说出来,你又要气。/(白)你不生气,我对你讲。那轻薄浪子在你扇儿上面题诗二首。一首是称赞你,一首是羡慕你。他故意儿戏弄于你的。这两首歪诗,叫我怎的不气?/(白)常常看见,自然记得。/(白)听了。(介)飘零桃李已成尘,金屋有余一段春。富贵还含山泽意,风流得似谢夫人。另一首:露浥轻红朵朵新,秾华占断洛阳春。却怜倾国归何处?空对名花忆太真。/(白)又生气了!/(白)好了,好了,不要气。皆因你出外闲玩,才有这场是非。日后谨遵内则篇之语才是。以往之事不必提了。/(白)哎呀,哭得这个样儿,我与你终身夫妻情长,叫我心中何忍?(假哭介)有了。我想此人今日也来贺喜,在前厅饮酒,大谅还未有走,待我再去讨讨看。/(白)快些去讨,快些去讨。叫你把我就气坏了。(唱)假装讨扇书房进……(下)/(又上,唱)戏弄桓氏在手掌心。(白)小姐,我回来了。/(白)我与他讨扇,是他不肯。后来,我与他跪下,他还是不肯。(桓哭介)/(白)不要哭,这不是么?/(白)后来,我老实说了,失扇之人就是我的拙荆,他方肯还我。/(白)哈哈,扇子刚到手,她就要发狠!/(白)本来是你的扇子。/(白)好臭,好臭……(打喷嚏介)/(白)穿透了。/(白)他素来不会偷,这个人他还好,还好。/(白)哎呀,好骂,好骂。/(白)好了,好了,不要骂了。你若不出闺门,不能失扇。幸亏被我所拾得,若是落在轻薄浪子之手,恐怕这诗比我作的还要歪呢。/(白)好了好了,气得你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如今也该让你嘴上占

占便宜了。/(白)哦，算你利害。/(白)你不要哭了又笑，笑了又哭，算你真利害！/(白)小姐呀！(唱)左氏家法人人敬，/(唱)虽然玩笑休任性，/(唱)母亲面前多孝顺，/(唱)梁鸿孟光曾举案……(同下)

纳 妾

(上，唱)急急忙忙入中厅，群笑不知为何情？/(白)参见母亲。/(白)谢坐。/(白)回来了。母亲晚膳可曾用过？/(白)启禀母亲，先人在世，将我兄弟过继我舅父。前番讣闻至此，舅父病故。想我左氏之子，岂可流落？/(白)待儿赶考之时，将兄弟接回，认姓归宗。/(白)但不知母亲有何教训？/(白)我母亲吩咐，怎敢不遵？/(介，白)母亲之命不敢不遵，母亲说出来，可行，儿自当遵命。倘若意外非理之事，大谅母亲也不会强儿去做的。请吩咐。/(白)若是赴汤蹈火，母亲若是吩咐儿倒不敢不赴；若是非理之事，儿决计不行。/(白)吓？他拜我作甚？/(白)(介，冷笑介，白)母亲，为人子者又有训谏。桂香贱人不过是个婢女，母亲如此宠幸于她，这贱婢仗着母亲势力，欺压仆婢，种种放肆，今日要配主，分明要挟制母亲，又命母亲来挟制孩儿。好贱人，好贱人！你拿我当作什么人？贱人，贱人，你好大的胆！/(白)不敢。/(白)哎呀，折煞孩儿了(跪介)//(白)这个……(介)听母亲之言，不忍分离，是母亲的主见，不是她挟制孩儿？/(白)既不是她挟制母亲不忍分离，你何不收她做个干女儿，就不离开了？/(白)也罢。等我兄弟转来，将桂香配我兄弟为妾吧。/(白)吓，母亲，你说你自己主见，她说要大爷不要二爷，这岂不是她挟制而行？/(白)奴婢挟制主人，反了哇，反了！/(唱)桂香不过一婢女，为何这样爱之深？母亲被她来挟制，又命母亲挟儿身。奴婢挟制成话柄，孩儿怎能再服人？/(唱)不忍分离收义女，/(唱)兄弟转来纳为妾，/(唱)孩儿本是一家长，岂能顺从贱人心。一朝破例难乱法，人人皆要乱胡行。今日只得逆娘命，不孝名儿我担承。辞别母亲出房门，/(白)只因母亲叫我纳桂香为妾，是我不允，故而如此。/(白)唔，我想桂香十分刁恶，体态轻贱，我若收她，必乱家规。难道说我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么？/(白)是啊。依你之见？/(白)只好如此。吓，母亲，孩儿有礼了。/(白)母亲息怒，请至后面，儿自有道理安排。/(白)孩儿不敢。/(白)母亲，这做什么？/(白)儿要送母亲去。/(唱)怎不叫人气不平。/(白)你好，你好，你你你你好！(唱)可恨贱人太忍心，大胆横为乱胡行。本当一拳打死你，(介)后堂还有老娘亲。无可奈何且忍耐，(介，一脚介，唱)一足踏在地埃尘。(介，下)

叙 旧

(上，唱)勃然大怒心抽身，惹起心中火一盆。(介，白)开门来。/(白)休要胡言，快快开门！/(白)哎，难道你一个主人，还怕桂香贱人不成？不开门，我要打开了！/(白)桂香贱人无理挟制主人，我岂肯越理而行，辜负于你？/(白)不妨，

我去谢罪。/(白)新人没有旧人好，今夜要拿你当做新人呐。(唱)新人不如旧人好，今拿旧人当新人。(全下)

设 计

(上，白)参见母亲。/(白)可恨桂香戏耍于我，故而踢她一足。母亲放心，这种人是不会死的。若是死了，儿赔一个桂香就是了。启禀母亲，今有杜洪仁前去招亲，今日动身，孩儿前去送行。/(白)是。/(白)这是我的自由，由不得你。(下)

中 计

(上，白)杜家起程之后，朋友又约我去饮酒，多吃了几杯，不胜酒力了，孩儿回房去了。/(白)奉陪母亲。/(捧酒介，白)母亲请。/(介，唱)不觉眼花头又晕。/(白)酒能乱性，不饮为是。/(白)是是是，孩儿饮酒就是。(丫环敬酒，小过门，醉介)/(介，白)夫人，我的口渴，打茶来。(介)/(白)夫人。/(白)你我二人恩爱好。(唱)观尽沧海难为水，舍去巫山不是云。(介)/(白)嘻呀……/(白)夫人倒早来了。/(白)吓，夫人，夫人，好……/(白)如此不要惊动他，我到书房去梳洗。(下)

二 打

(上，唱接下句)昨夜之事烈火腾。/(白)我什么不好？/(白)你还与我辩理呢，我正要与你辩理！/(白)想你身为正室，串通奴婢定下诡计，甘心替贱人作弄丈夫，做此无耻之事，真真岂有此理！/(白)说什么谢谢你？你乃千金之体，让下贱欺瞒丈夫，今日不知认过，反要抵赖，真正大胆！/(白)这个有理可原。官不打醉人。我未醉之前，你不来告诉我，分明是有意蒙蔽丈夫。这个罪名，不在你身上么？/(白)我的家法是好的。只因你这夫人与我一声高唤……(介)转来！(唱)我有那心腹事对她来言。/(白)你不要走，少时看我那二夫人的爱情，/(白)我偏要你看。/(白)你不听我的言语，我要打！/(白)又哭起来了。/(白)抬起头来！(介)哈哈哈哈……桂香益发地美貌了。我来问你，昨夜陪伴我的可是你？/(白)好，比她强得多。我问你，你可曾请教过她？/(白)这个人不知好歹。往后不要理她。近前来，我有话对你言讲。/(介)(打介，白)好贱人！(介)你在书房调戏，其罪一也；挟制主人，其罪二也；你是甚等样人，叫她姐姐，奴婢欺主，其罪三也！丫环，看戒尺过来！(唱)速速打她二十筒！(打介，唱)丫环与我看皮鞭！/(唱)走向前来皮鞭敲……/(白)敢是与令妹讲情？/(白)桂香，本当将你处死，看在老夫人面上，少夫人讲情，饶尔不死。再若犯我。追尔的狗命！还不滚了下去！/(白)哎，你怎么好说我爱她？你又哭又气，在那里吃醋。我打她，你又来讲情。你真是个杨树，倒来倒去的。/(白)我左维明待妻妾是一

样的。今天打了她，这叫敲山震虎。往后你也要当心一点。(笑介，白)你只顾问责丫头，还未到母亲面前问安。/(白)请。(唱)可笑之事是昨晚……(同下)

再定计

(上，白)参见母亲。/(介，白)启禀母亲，孩儿有心动身晋京赶考。/(白)儿要趁便去到湖南迎接兄弟，故而起之，早些起程。/(白)明天乃是黄道吉日，就是明天起程。母亲意下如何？/(白)遵命。(下)

三 打

(上，白)夫人，我的行李可曾办好？/(白)今夜又有何事？/(白)既有这等事，看来此计今晚必行。哦，话又说回来了，桂香虽然无耻，待我总算多情多义了。母亲不答应她就要寻死，这样诚心诚意待我，我又岂肯做那负心之人？吓，夫人，我有心求你再让一夜如何？/(白)这一回不说笑话，是真的。我明天就要走了，求你人情做到底，慷慨慷慨，再让一夜吧。/(白)又吃醋了。吓，夫人勿多心，天下成奇绝。/(白)母亲。(介)/(白)许多朋友与我钱行，吃醉了。/(白)多谢母亲。孩儿酒性不足与母亲吃个通宵。/(白)我今天要吃大杯的！/(假醉介)/(白)什么人？/(白)原来是少夫人。近前来。(介)好贱人！（打介，追下）

(连场)(同上)(唱)孩儿也要禀一禀，未曾开言面皮青。母亲将她来宠幸，仗着势力就常欺人。那夜她把书房进，说的言语有许多不中听。是谎语早知此婢她骨头轻，因此孩儿将她打，问母亲知情不知情？/(唱)她不该要主又挟主，挟制母亲又来挟我身。那一日胡言来乱语，一足踏在她地埃尘。二次又把计来定，她说我只可智取不可力求，灌醉与我大胆乱胡行。她不该又把姐姐叫，孩儿打得该应不该应？/(唱)今日里勒逼母亲二次把计定，不然上吊吓娘亲。左氏素来家法正，收她狐媚必勾人。因此上三次将她打，打得是否评一评。/(唱)今日你犯在我手难活命，/(白)呸！（唱）贱人无理屡反主，不觉怒恼左维明。急忙上前追尔的命！/(白)你可以放心了。/(白)上当还不是一次。(全下)

(尾声)

三、四本(单篇)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九(乙亥四月十七)再演于沪上黄金

……犹在，且死非命，怨气凝结不散，故时聚而成形。但我们生人，明知此理，何必怕他？彼阴物，见了阳气，自然冲散。人若一怯，阳气自痿。阳则弱，阴必强，鬼物为祸矣。诸兄知此意，鬼在目前也不惧也。不必怕，大了胆，吃饭！

(介)/(白)好！(介)/(白)我在前面！/(白)我在后面！（全下）

诉 冤

(上，唱)冤魂何来将我缠？(拨子)左维明，用目睜，面前站定一个鬼魂。只见她欲前欲后身不定，头颈一条绳，七孔流血把舌伸，披头散发好惊人！急忙拔出盘龙剑，只见她战兢兢摇摇摆摆藏身形。左维明我行得正来走得正，哪有个人怕鬼，只有你们鬼怕人。叫冤魂你休害怕你休担惊，你近前来，有什么冤屈对我云。你家住在哪府哪州哪县哪村？父母可在？可有兄弟姐妹？你叫何名？并何姓？你一字字、一桩桩，从头至尾细细说来，我与你把冤申，你细说冤情。/(反二黄)我问你家住在……/(接唱)他可曾应允？/(唱)这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害自身，大快人心。但不知清苑县如何审问？/(唱)黄持正二次里他如何审问？/(接唱)死也该应。/(白)申学仁他为官如何？/(唱)你兄长与你姐因何不问？忍心肠看着你任人欺凌？/(唱)你三人哪厢存？/(唱)你兄长便怎样？/(唱)你几时丧命快对我云。/(唱)我若得中与你把冤申。/(唱)件件桩桩记在心搭救兰卿，(同唱)度脱沉沦。（全下）

引 路

(上，唱玩仙灯)何处一娇娃，艳非常，使人惊诧。(红衲袄)莫不是莽张骞，犯了你星汉槎？莫不是小梁清，夜走天曹罚？是人家彩凤暗随鸦？/(唱)闻言不由怒气发，我为你私访来把案查。/(唱)有朝一日把贼拿，定将他千刀万剐！/(唱)快快引路，莫说闲话，破此案(同唱)名扬中华！（全下）(上)/(唱)你若是打殿下罪犯王章。这就是太子爷前来私访，/(唱)秋桂轩有女鬼来诉冤状，董兰卿被虐待自缢而亡。郑国安是国舅欺君罔上，这件事凭千岁代做主张。（全下）

封 官

(上，唱)忽听万岁来宣诏，朝房来了将英豪。只为妖道来射草，今日萧何见汉高。(白)左维明见驾，吾王万岁！/(白)万万岁！/(白)正是。/(白)为臣乃是

先臣直隶总督左彝之子。幼时习过弓马。昨日出城访友，见一伙人追赶一人。臣道是路客被强人打劫，故而搭救。原来就是太子被妖道所困。臣无意中救了太子，焉敢居功？后来太子仪从到了，擒住妖道，问起情由，原来这妖道奉了什么国舅郑国泰（介）之命，出此毒计，要害太子。（唱）臣想此事非是小，万岁亲审王三诏。（白）且慢！臣误救太子，焉敢居功！臣有一本，早已修好，本当早呈，又恐奸臣不奏。今日得见天颜，喜出望外，本章在此，王且御览。（白）万岁，此人误国不浅，必须先斩此人。（白）容奏。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子不由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国乎？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若上下交争利，国家危矣。自从开矿抽税，天下皆曰天子为商。云南反了杨勇，苏州百姓杀官，皆为此事而起。此乃辱国害民之事，非善政也。臣闻富国不如富民，若将开矿抽税之事废去，天下百姓欢悦，必感万岁，王恩莫大也！（唱）刮敛民财充府库，怎得乾坤天下宁。（白）我主有道明君。（白）谢万岁！（唱）走上前来谢王恩。（唱）谢恩已毕下殿庭。（介）（唱）得罪得罪休记定，（介）（白）我为国尽忠，何言放肆？我如今还不算放肆，放肆的日子还在后头呢！（白）我夺他的相位，说说罢了，是没有凭据的。你要害太子事，那个草人，是有凭有据的呢！（白）哈哈，你们既来请教，我就赐教。（介）若要富国安民，将奸臣刀刀斩尽，自然太平，自然富国安民。（白）若问奸臣，一个是首相方从哲，两个郑皇亲，勒索各镇，贪财受贿，蛊惑君王，包藏祸心，聚敛民财，共害百姓，天下荒荒，刀兵四起，皆因你们这些奸贼所起。真是罪大恶极，法不容诛。想你们的家产，都是民脂民膏，若将你们家财充了府库，国家自然富了。再将你们首级割下，悬于各门，万民称快，自然安静。喏喏喏，这就是左老爷富国安民之法，你看好不好？（白）什么利害？不过仗着郑贵妃有些个颜色，在西宫陪王伴驾，裙边带来的官儿，有些不干净。（介）你身为首相，不为国为民，逢迎皇亲，朋比为奸，真真好不知羞耻！（介）你说我大胆放肆，我都御史不大胆，谁人大胆？我都御史不放肆，谁人放肆？你不要看我小小二品官，我是国家谏官，就是皇上的耳目，可知獬豸之性，遇邪即触。我冠此冠服此服，但知触邪而已，管你们什么皇亲、首相！只要你们有些风吹草动，哈哈！恐怕左老爷不是好惹的！（唱）奉劝你们休贪佞，忠心报国在朝门。倘若查出行不正，叫你们认得我左维明！（下）

大 审

（上，白）领旨！赤子沉冤恨，今朝要报清。左维明见驾，吾皇万岁！（白）臣身为谏官，有事不敢不奏。若是启奏，恐奏之无益反触圣怒。（白）臣斗胆了。为臣走马上任，路逢保定清苑县，董兰贞状告当朝国舅郑国安，（介）纵子行凶，杀死老母、兄长、其妻申氏，逼死其妹董兰卿。状子在此，吾主定夺。（白）今有清苑县黄持正，不惧权贵，与民分忧，反遭其计，被郑氏所劾。如今免官。保定道申学仁，逢迎国安，反得美官。如今黄持正便是见证。岂有百姓无故告官，自寻其死？（白）领旨。（白）这个……（白）哎呀殿下，万岁大有偏向之意！/